



打鱼翠

■ 安徽合肥 王张应

老屋门前有一口水塘。靠近门口塘岸边，有一排斜卧水面的老杨树。小时候我常坐在门边方石墩上，痴痴地看天，看路上过往行人。后来，也常看老杨树和树下水面。某个偶然时刻，视野里突然出现一道彩色闪电。待看清时，才明白那是一只鸟快速飞过形成的轨迹。鸟从树上飞下来，飞得极快，箭一般刺破水面。它没在水面片刻停留，破水面后立即昂首斜飞上去。我都没来得及看清那鸟长啥模样，只感到它疾飞轨迹上闪现彩色光亮。

我很惊奇，转身问奶奶，那是一只什么鸟？奶奶坐在门外晒太阳，她也望见了那种急速飞去的鸟，不假思索地告诉我，那是打鱼翠。为何叫它打鱼翠？当时，我已知的鸟名里，不过麻雀、喜鹊、斑鸠和鹭鸶之类，没这种三个字的鸟名，听起来它不像是鸟的名字。我问奶奶，奶奶轻描淡写地给我答案，它以捕鱼为生，身上又有与众不同的翠绿羽毛啊。

奶奶的话我听明白了，这个鸟名源于鸟的特性，区别于其他鸟类的特点。有了那次仿佛“闪电”的记忆，又听说那个“闪电”的主体名叫打鱼翠，我便对门前水塘边老杨树多出一些关注和期待——什么时候再从老杨树上射出一道“闪电”。老杨树没让我失望。它差不多就是我后来想象中的梧桐树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在我读过《诗经》之后，梧桐引来凤凰，老杨树引来打鱼翠。次日，我便在一棵老杨树上，发现一只似曾相识的鸟。那只鸟块头不大，比麻雀略大一点，但它比麻雀漂亮多了。它有细长的喙，喙是铁的颜色，想必也有铁的坚硬。它的头部，或曰两边脸颊，生有绿色羽毛。那种羽毛很抢眼，散发着宝石般晶莹的亮光。它的背部是灰色，腹部是土红色。一双脚爪牢牢抓住伸向水面的杨树杈，一双眼睛定定地盯住水面。

奶奶，那是打鱼翠吧？奶奶抬起右手，五指并拢，横遮在额头上，顺着我手指去的方向看了看，轻声对我说，是的，那就是打鱼翠。我当即起身，欲去老杨树底下，近距离观察树枝上的打鱼翠。奶奶却拽了拽我的衣角，低声说，别过去捣乱，鸟在有事呢。

我忍不住，还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了。站在树底下，看树枝上的打鱼翠。那只鸟儿真是好看，在那之前我没见过那么好看的鸟儿，我在树下看得屏声静气。那只好看的鸟儿，似乎太专注，眼睛只看水面，好久没注意到树下有人。后来，我忍不住小声咳嗽，惊动了枝头的鸟儿。那只打鱼翠倏地一下，斜飞出去，穿过水塘上空，一个小黑点渐行渐远，很快在空中消失。奶奶笑着说，你坏了打鱼翠的好事，让它饿着肚子回家。我问奶奶，它的家在哪？奶奶说，她也不知道，可能在很远的地方，她从没见过打鱼翠的窝。

是的，在吾乡，麻雀窝、斑鸠窝、喜鹊窝，随处可见，我至今也未见过打鱼翠的窝。当时，听奶奶说打鱼翠的家很远，我就想到，它的家会不会在天上？它像一只神鸟，不可能像麻雀一样，将窝搭在人家低矮的屋檐底下。之后，我就常常盯着水塘边那几棵老杨树。好多次，我在树下安安静静地看树枝上那只好看的鸟儿。鸟在树上看水，准确地说，鸟是在看水里的鱼。有小鱼游到水面，它便俯冲下去，将长长的尖嘴，刺向水中游鱼。可惜我所见多次，打鱼翠都是扑空。在我有关记忆里，未存这样的画面——拍水而起的打鱼翠嘴里叼一条小鱼。

那些日子，我好像跟打鱼翠交上了朋友，想看打鱼翠，便有一只漂漂亮亮的打鱼翠守望在老杨树枝头。每次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，我看树上的鸟，鸟看水里的鱼。一样的看，不一样的原因。我看打鱼翠，是因它美，我在欣赏一种上天赋予的美。打鱼翠看鱼，是因它饿，它要活命，想吃水里小鱼。看过多次，我曾以一个孩子心理得出结论，做一只鸟不容易，这么好看的鸟竟也空着肚子。后来，门前池塘干涸了，好些年不蓄水。每次回家，我都去塘边溜溜，希望遇见打鱼翠。打鱼翠似乎生气了，不像从前那样配合我，我一次也没见到。

最近回家，我在塘边一棵杨树上见到了久违的打鱼翠。它像一个胆小害羞的邻家小姑娘，一见生人便扭头而去，连水中的鱼也不盯了。两年前，池塘清淤整治后重新蓄水。老杨树没了，新栽了几棵小杨树。上小学时读过一篇课文，题为《翠鸟》。那时，我才知道打鱼翠学名翠鸟。

其实，我更喜欢“打鱼翠”这个名字。它有动感之美，在我记忆中，它是一道闪电。



过场

■ 安徽桐城 疏泽民

初夏时节，是月季、蔷薇的花期，它们盛开在山野，盛开在篱笆庭院，也盛开在朋友圈。打开微信，满屏都是微友的晒花拼图和视频，花儿们姹紫嫣红，百媚千娇，热烈奔放，摇曳生姿——何止是盛开，简直是爆燃。

被满屏的爆燃吸引，双休日，赶到朋友圈中晒得最热烈最繁盛的一家别院花园赏花，却没看到花。呈现在眼前的，是青翠的蔷薇枝叶和秃了顶的花梗，地上还残留着浅白中透着粉红的花瓣。别院的主人是一位退休老教师，他微笑着说，你来晚了，花期结束了。

我感到遗憾。老教师望着一院青翠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再繁华的花事，都是生命的过场；再热闹的喧嚣，到头来都将沉寂。把俗世看淡，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？

虽没看到花，但主人的一番话，早已胜过一院的繁花。是啊，花开得再繁华，再好看，都只是过场，被繁花遮眼，往往会迷失方向。

袁隆平院士生前不为“繁花”所动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评估说我的身价是一千零八个亿，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那是个大包袱。”“我不愿当官，‘隆平高科’让我兼董事长，我嫌麻烦，不当。”不因浮华所动，一生专注于杂交稻科研，终成杂交稻之父，世人为之景仰和敬佩。

我想起了曾经倾注了大量精力现已成为过场的博客和论坛。

十几年前，我注册了网易和新浪博客，又在当地一家人气爆棚的网站注册了会员，发表日志、说说、图片和文学作品。那时候人家忙着在网上种菜偷菜，我则忙着更新博文和论坛帖文，忙着回复网友的留言、纸条、评论，忙着回访网友的博客和论坛，忙着交流互

动。为了增加吸引力，我在博客主页上添加了一千多条报刊网页电子版链接，并及时更新。我很在意点击量和关注人气，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泡在博客和论坛里，就连春节也不放过。连续多年坚持下来，我的博客等级达十八级，访问量五十多万，关注人气超过五千，论坛帖文多次被加精推荐，博友也有好几千，感觉挺有面子。而现在，博客和论坛早已懒得打理，连登录密码都忘了，它们像断线的风筝，不知什么时候飘在茫茫网海中。

忽然觉得有些气馁。把大部分业余时间花在网络上，每天登录、转发、求关注，盼着阅读量攀升，待阅读量、人气真的上去了，却感到索然无味，成了鸡肋。花费了那么多精力，它的意义究竟何在？我为曾经的幼稚感到可笑。

博客、论坛的喧嚣归于沉寂，然而新的喧嚣悄然登场。自媒体时代，人人都是麦克风。随便点开一个微信群，都能看到一长串自媒体链接推送。一开始图新鲜，点开阅读，但读过三五次之后，就腻了，如同嚼蜡，徒耗时间与精力。我把这些群消息全部设成免打扰，如果没有@我的内容，一律长按删除。

进入5G时代，一部手机足以抵下千军万马，海量信息，轻松一点就出来。信息爆炸，网络便捷，我们并不缺阅读素材，而缺少思考的时间，或者说，缺少思考。如此看来，那些到处转发求关注的自媒体公众号，将来会不会是继博客、论坛之后，再次飘在茫茫网海中的风筝呢？

我不知道。

但是，我知道，所有的花事，都是生命的过场；所有的喧嚣，都将归于沉寂。

一塘的莲，任性

■ 安徽芜湖 丁祖荣

阴雨。本来这个时节，也是秋雨绵绵的。欣欣然来，是一听学长高语。学长多识，高语惊天人。曾引觅心中的彼岸花。我还想看看一树映红的乌桕。在一个颇类农家院落里，小酌中欢笑，仿若春光满屋，阴雨也就不在话下。夜深了，小屋灯亮着。学长关于青铜文化遗产的构想，仍在低吟回响中。山不高，长满杂树。一溪从中跌落。雨生雾，雾装点此山。小溪、石桥、洞天，无论何往，都伴着水流淌的声音，和山雀的吱呀。

早行时，还担心雾大，难以返程。心想，事催人，天留人，也好，留下来尽享天作之境。哪知，阴晴无定，太阳竟从雾中跳出，白金般的光，似照亮，似驱雾。连个借口也没给我。我抓紧顺着十二景指引，走了走。乌桕叶迎着白金似的日光，亮出叶，一树染红。一塘的莲，任性，似主人沉味。低伏的茶花，野野地开。蜿蜒的路，四散开去，我被牵引着。在天的映照下，落了叶的枝干肆意伸展，组合成各种造型。在这个时节迤迤示人，我亦迟迟不愿归去。

行至中途，雾又浓。车速降至二十。两边的山，被雾笼罩。这就是仲秋江南。再行，太阳驱散了雾，满世界亮堂堂。在我心中，占满的是，学长的铜

陵、芜湖、池州青铜文化弘论。他弘论将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公园。学长，以学长长，长我三月，恰好一季。以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称贤达。身材修长，谦谦君子，胸有丘壑，寻常中析出大智慧。对古徽州文明、江南青铜文化，都有独特而深邃的领悟，他的努力至深至诚。

在我心中，占满的还是一方浅浅的塘、任性的莲和那几近真人的庄主。庄主，杨树根，南陵人。少时，外出闯荡，于业有成。十五年前，山庄新起。只见他，精干快语。而今，山庄已成十二景，景景引人入胜。他不记得我，我还清晰记得他，执着而坚毅。经历了岁月的磨历，他归于真，人如其名，根植于土，旺盛生长。真切得像山中任一草一木一莲，连说话的声音也像大地呢喃。

